

# 犯罪青少年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 及其与生活事件和问题行为的关系

金灿灿<sup>1</sup>, 邹泓<sup>2</sup>

(1.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系,北京 100083;

2.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

**【摘要】** 目的:对犯罪青少年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分类,并探讨其与生活事件和问题行为的关系。方法: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法,运用社会问题解决能力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核查表和问题行为问卷对上海和昆明 553 名犯罪青少年进行测量。结果:①犯罪青少年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可以分为不良型、一般型和较好型三类。②不良型、一般型和较好型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得分依次显著升高,问题行为得分依次显著降低。③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在生活事件和问题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结论: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干预可以考虑从改善其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入手,提高其抵抗负性生活事件影响的能力。

**【关键词】** 犯罪青少年;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 生活事件; 问题行为; 潜在剖面分析

中图分类号: R3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3)04-0599-04

## Types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Soci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ife Events and Problem Behavior

JIN Can-can, ZOU Ho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lassify juvenile delinquents' soci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explore its relationship with life events and problem behavior. **Methods:** Soci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Scale, ASLEC, Problem behavior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553 juvenile delinquents from Shanghai and Kunming by the method of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Results:** ①Juvenile delinquents' soci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groups: fine group, ordinary group, and weak group; ②In the weak group, ordinary group and fine group, the scores of soci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increased in turn observably and the scores of problem behavior decreased in turn observably. ③Soci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can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of life events and problem behavior. **Conclusion:**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can be started with improving their soci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so as to improve their resistant ability against the influence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Key words】** Criminal juveniles; Soci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Life events; Problem behavior;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众多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中,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个体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研究在不同时期受到信息加工理论、认知行为疗法和内隐智力理论的影响<sup>[1]</sup>。目前, 研究较为关注社会环境下人们遭遇的真实问题, 临床应用的倾向非常明显。尽管如此, 学者们仍未就社会问题解决的概念达成一致, 但普遍认为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结构, 涉及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因素<sup>[1]</sup>, 是一种个体正确看待问题、评价自己, 并运用各种技能有效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 以促进自身良好适应的能力<sup>[2]</sup>。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被认为与青少年的攻击、暴力等问题行为关系密切。首先, 社会问题解决影响了

攻击行为。较高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和共情能力是青少年社会化发展的最好结果, 缺乏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极易导致攻击行为和暴力行为<sup>[3]</sup>。具有低社会问题解决能力、认知信念扭曲和攻击合理性概念的青少年的攻击倾向较高<sup>[4]</sup>。对于犯罪青少年的研究发现, 贫乏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可能导致暴力、性犯罪和纵火等犯罪行为, 通常犯罪者会用失去理智或无效的而且可能是犯罪的方法来解决人际问题, 例如, 用攻击或暴力的反应应对挫折, 或者因为感知不公平而将对别人发火作为报复的手段。同样, 攻击倾向也会加剧无效的问题解决。临床研究者对攻击者评价时指出, 他们的攻击或暴力行为经常能被理解为一种适应不良或解决问题的自我挫折感, 它暗示了问题解决的缺乏和功能不良可能是日益增长的攻击导致的<sup>[3]</sup>。国内学者也发现, 不良行为得分越高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BLX2012013)

通讯作者: 金灿灿

的个体,社会问题解决的能力越低,且多采取消极问题解决方式<sup>[3]</sup>。由此可看出,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和攻击暴力等问题行为之间有很强的相互作用。目前有关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研究主要针对普通青少年,被试量相对较少,更多探索的是社会问题解决的维度特点。为弥补这些不足,本研究拟选取大样本的犯罪青少年被试,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索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分类,并分析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与问题行为间的关系。

先前研究发现,相对于普通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经历较多的生活事件,导致或加重了问题和犯罪行为<sup>[5]</sup>。生活事件与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确得到了证据的支持,如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均存在密切相关<sup>[6]</sup>。当然,在生活事件对问题行为或心理健康影响的过程中,社会问题解决也起到一定作用,研究发现,社会问题解决在大学生们的生活事件压力感与抑郁、绝望之间的中介效应成立,即消极问题倾向与逃避类型影响生活事件压力感与抑郁、绝望之间的关系<sup>[7]</sup>。那么对于犯罪青少年而言,他们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是否也起到类似作用?较好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个体,其生活事件对问题行为影响是否更小?基于此,本研究拟考察犯罪青少年的不同社会问题解决类型在生活事件与问题行为中的调节作用,期待为青少年犯罪干预找到新思路。

## 1 对象与方法

### 1.1 对象

从上海和云南未管所选取男性犯罪青少年 553 名(其中上海 271 人,云南 282 人),年龄在 14-2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6.74 岁。32.0%的人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62.1%的人为初中文化程度,5.9%为高中文化程度(包括高中未毕业的被试)。犯罪类型中,抢劫的比例为 63.2%,偷窃比例为 15.9%,故意伤害比例为 11.0%,其余依次为贩毒、强奸、杀人、强迫他人卖淫和纵火等。55.3%的人来自核心家庭,27.0%来自扩展家庭(本研究将核心家庭界定为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孩子组成的两代人的家庭,扩展家庭是指核心家庭成员加上祖辈后三代人组成的家庭),17.7%的人出自单亲、离异重组和寄养家庭(67 人缺失家庭结构数据,未计入)。

### 1.2 工具

1.2.1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问卷 杨颖等<sup>[2]</sup>编制,共 32 题,分为问题趋近、问题回避、计划制定、人际沟通和支持寻求五维度。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记

为 1-5 分。

1.2.2 青少年生活事件核查表 选取刘贤臣等人<sup>[8]</sup>的中学生生活事件量表中的学校与家庭部分题目,修正某些不符合青少年实际情况的表述(如删去“被罚款”这一项目),并结合访谈结果新增了部分题目(如增加了父母离婚、父母再婚等项目,细化了家庭经济困难的具体内容)。共 18 题,采用是(1)否(0)计分,分为日常生活事件和严重生活事件两维度,日常生活事件是指青少年日常生活中可能经历的负性事件,如学习跟不上等;重大生活事件,则指青少年生活中经历的带来较大压力的事件,如亲友死亡。两维度的  $\alpha$  系数分别为 0.68 和 0.71。

1.2.3 问题行为问卷 方晓义等编制,侯珂<sup>[9]</sup>修订,共 22 题,5 级评分,从“从未发生”到“总是”,记为 1-5 分,计各题目的总平均分,总体  $\alpha$  系数为 0.94。

### 1.3 调查方法与数据分析

由培训后的主试与受过训练的干警一起对犯罪青少年统一施测,使用 Mplus6.0 和 SPSS17.0 软件进行分析。

## 2 结 果

### 2.1 犯罪青少年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分类

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是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的特殊形式。简单的说,它是将外显连续变量转化为潜在类别变量的一种统计方法<sup>[10]</sup>,类别变量简单易得,在社会学科中有广泛的应用。它首先对全体样本分成 1 类的基准模型进行估计,然后逐渐增加分类并对模型的拟合性进行估计,从而根据模型的拟合信息确定最佳分类模型<sup>[11]</sup>。

目前主要依靠 AIC, BIC, ABIC, LMRT 和 Entropy 等指标来确认最佳分类<sup>[11]</sup>,在类别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其 AIC, BIC, ABIC 的数值越低,Entropy 越高,LMRT 达到显著性,说明模型越好。将犯罪青少年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五维度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按照上述原则,结果表明分为 3 类和 4 类时模型拟合较好。在最终确定选择哪一个模型时,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①4 类比 3 类增加了 6 个自由估计参数, AIC, BIC 和 ABIC 才分别减少 298.37, 92.48 和 111.52, 相对于从 1 类变为 2 类, 2 类变为 3 类时, 指标值变化过少, 模型显得不经济。②3 类模型和 4 类模型的 Entropy 相差不大(Entropy 是指模型的正确分类的能力, 比如 3 类模型中的 Entropy 值表示模型能对 79.8% 的个体进行正确分类)。③4 类模型中有两个

类别数目比率较少,分别只有 10.3%和 15.3%。在综合各个指标的基础上,分成 3 类较为恰当。见表 1。

为了对潜在剖面分析的分类结果的准确性进行验证,对分类结果进行了判别分析。结果表明在第一种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中,123 名犯罪青少年被正确预测,预测准确率为 93.9%;在第二种类型中,237 名犯罪青少年被正确预测,预测正确率为 86.8%;在第三种类型中,139 名青少年被正确预测,准确率为 93.3%。就总体预测率而言,499 名犯罪青少年被正确预测,预测准确率为 90.2%,说明辨别力甚佳,也表明潜在剖面分析结果较为可靠。见表 2。

以犯罪青少年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五维度为因变量,潜在类别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类别的主效应显著,  $F(10, 1094)=76.26, P<0.001$ 。进一步对各维度的方差分析发现,各维度的类别差异也显著(见表 3),事后检验发现,三种类型在各维度上的得分两两差异显著(MD 在 0.32–1.78 之间,所有  $P<0.001$ )。根据各类型在不同维度上的得分差异(见表 3),将三类型分别命名为不良型、一般型和较好型(已有研究表明,相对于普通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显著较差<sup>[5]</sup>,因此将其表现最好的一类命名为较好型,而非良好型)。

表 1 犯罪青少年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潜在类别分析的拟合指数

	1 类	2 类	3 类	4 类
参数	10	16	22	28
AIC	6096.84	5270.91	5024.68	4906.31
BIC	6139.99	5339.96	5119.62	5027.14
ABIC	6108.25	5289.16	5049.78	4938.26
LMRT		816.39***	251.59*	127.01*
Entropy		0.821	0.798	0.812
类别 1	553(100%)	273(49.4%)	131(23.7%)	57(10.3%)
类别 2		280(50.6%)	273(49.4%)	200(37.8%)
类别 3			149(26.9%)	85(15.3%)
类别 4				201(36.3%)

注: \* $P<0.05$ , \*\* $0.1<P<0.01$ , \*\*\* $P<0.001$ ,下同。

表 2 犯罪青少年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的判别分析与潜在剖面分析比较

		判别分析类别			合计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潜在剖面分析的类别	第一类	123(93.9%)	8(6.1%)	0(%)	131
	第二类	22(8.1%)	237(86.8%)	14(5.1%)	273
	第三类	0(0%)	10(6.7%)	139(93.3%)	149
	合 计	145	255	153	553

## 2.2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在生活事件与问题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以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为自变量,问题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三种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的犯罪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得分总体差异显著(见表 3),事后检验发现,不良型的问题行为

得分显著高于一般型和较好型,一般型的问题行为得分显著高于较好型(MD 在 0.25–0.75 之间,所有  $P<0.05$ )。

为检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在生活事件和问题行为间的调节作用,以日常和严重生活事件为自变量,问题行为得分为因变量,按照不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对于不良型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犯罪青少年而言,日常生活事件和严重生活事件能显著正向预测其问题行为;对一般型和较好型个体而言,日常生活事件显著正向预测其问题行为,严重生活事件无显著预测作用。见表 4。

表 3 不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的犯罪青少年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维度和问题行为得分的差异比较(M $\pm$ SD)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			$F(2,550)$
	不良型 ( $n=131$ )	一般型 ( $n=273$ )	较好型 ( $n=149$ )	
问题趋近	2.69 $\pm$ 0.43	3.66 $\pm$ 0.46	4.47 $\pm$ 0.35	604.86***
问题回避	3.00 $\pm$ 0.66	2.67 $\pm$ 0.62	2.13 $\pm$ 0.80	60.04***
计划制定	2.29 $\pm$ 0.50	3.07 $\pm$ 0.48	4.03 $\pm$ 0.54	420.94***
人际沟通	2.69 $\pm$ 0.54	3.32 $\pm$ 0.52	4.01 $\pm$ 0.58	207.31***
支持寻求	2.77 $\pm$ 0.58	3.25 $\pm$ 0.65	3.65 $\pm$ 0.75	61.15***
问题行为	3.29 $\pm$ 0.75	2.80 $\pm$ 0.80	2.55 $\pm$ 0.86	31.10***

表 4 生活事件对不同类型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犯罪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

	日常生活事件		严重生活事件		$F$
	$\beta$	$t$	$\beta$	$t$	
不良型( $n=131$ )	0.19	2.06*	0.17	1.80 <sup>a</sup>	6.23**
一般型( $n=273$ )	0.26	4.37***	-0.06	-0.91	9.59***
较好型( $n=149$ )	0.41	5.19***	-0.01	-0.15	13.85***

注: <sup>a</sup> $P=0.075$

## 3 讨 论

本研究对犯罪青少年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进行了类型化分析,将犯罪青少年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分成较好型、一般型和不良型,这一分类与以普通青少年为对象的研究结果相符<sup>[2]</sup>。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PA)技术,把类别变量跟潜在变量的观念相结合,将连续变量转变为潜在类别变量<sup>[10]</sup>,减少了连续变量的维度,从另一角度进行分析,在方法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同判别分析相比,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对犯罪青少年的分类是恰当而合理的。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由问题趋近、问题回避、计划制定、人际沟通和支持寻求 5 个维度构成。其中问题趋近和问题回避属于问题取向方面,指个体在面对日常生活问题情境时所产生的认知、情绪、行为趋向,它是个体解决问题的基本动机,起着推动性的作



用,决定了之后环节的发展方向<sup>[2,12]</sup>,即通常所说的态度层面。计划制定、人际沟通和支持寻求三维度属于问题解决技能范畴,即通常说的操作层面,通过训练和培训较容易实现。总体而言,积极的问题取向和良好的解决技能会促使合理的问题解决,其结果也是积极、有效的,而消极的问题定位和不良解决技能会导致冲动/马虎、回避的问题解决方式,最终产生消极的结果<sup>[2]</sup>,本研究将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分类后,也发现较好型、一般型和不良型个体的问题行为依次显著增多,验证了先前的研究结论。

另一结果表明,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在犯罪青少年的生活事件和问题行为间起到调节作用。其中不良型的犯罪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同时受到日常和严重生活事件的影响,而一般型和较好型的个体问题行为则只受到日常生活事件的影响。这表明社会问题解决能力越差的个体,严重生活事件越可能影响问题行为,即是说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抵抗严重生活事件的负面影响。

结合本研究结果,干预青少年犯罪可从提升社会问题技能入手。事实上,改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已经在学校情景中的治疗项目得到一定使用,并且用于犯罪未成年人攻击行为的干预和青少年行为失调的矫治<sup>[13,14]</sup>。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技能的训练对改善监狱犯人的行为和促进其社会适应有相当高的总有效率<sup>[15]</sup>。可见,提升犯罪青少年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对犯罪的预防、干预和矫治有极大推动作用,后续研究需要关注如何对犯罪青少年社会问题解决能力进行针对性的培养和训练。

#### 参 考 文 献

- 1 D'Zurilla TJ, Nezu AM, Maydeu-Olivares A. Social problem-solving inventory-revised(SPSI-R): Technical manual. New York: Multi-Health Systems, 2002
- 2 杨颖,邹泓,余益兵,等. 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特点及其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1, 27(1): 44-51
- 3 叶苑. 基于问题行为理论的青少年犯罪的危险因素与预防因素研究.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4 Jaffee WB, D'Zurilla TJ. Adolescent problem solving, parent problem solv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Behavior Therapy, 2003, 34(3): 295-311
- 5 金灿灿. 犯罪未成年人社会适应的特点及其个体、家庭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 6 代维祝, 张卫, 李董平, 等. 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问题行为: 感恩与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6): 796-801
- 7 李丽丽. 大学生社会问题解决与自杀风险预测.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 8 刘贤臣, 刘连启, 杨杰, 等. 中学生生活事件量表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7, 5(1): 34-36
- 9 侯珂. 青少年自我中心的特点及其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10 Muthén LK, Muthén BO. Mplus User's Guide (Seventh Edition). <http://www.statmodel.com/ugexcerpts.shtml>, 2012
- 11 邱皓政. 潜在类别分析模型的原理与技术.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 12 D'Zurilla TJ, Nezu AM. Problem-solving therapy: A social competence approach to clinical intervention. New York: Springer, 1999
- 13 Guerra NG, Slaby RG. Cognitive mediators of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offenders: 2. Interven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0, 26: 269-277
- 14 Tisdelle DA, Lawrence JSS. Adolescent interpersonal problem-solving skill training: Social valid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Behavior Therapy, 1988, 19(2): 171-182
- 15 Ross RR, Fabiano EA, Ross RD. Reasoning and Rehabilitation.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1986
- 5 辛自强. 青少年自尊与攻击的关系: 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作用. 心理学报, 2007, 5: 845-851
- 6 北京回龙观医院编制. 青少年攻击性量表.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量表论文集, 2005
- 7 张作记主编. 行为医学量表手册. 北京: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5
- 8 李君春. 暴力攻击型未成年犯自我控制的团体训练研究.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5
- 9 冯晓阳. 初中生自尊与攻击性关系研究.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2011
- 10 李科生. 工读学生攻击性绘画治疗的初步研究. 硕士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12
- 11 Chris G, John W. Low self-control and coworker delinquency.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Chris Gibson, John Wright, 2001, 29(6): 483-492
- 12 Charles R. Tittle, Ekaterina V. Botchkovar. The generality and hegemony of self-control theory: A comparison of Russian and US adult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5 (34): 703-731
- 13 Salmivalli C. Feeling good about one self being bad to others: Remarks on self-esteem, hostility and aggression behavior.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1, 6(4): 375-393
- 14 刘成伟. 大学生自尊、自我控制与自主学习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2): 175-177

(收稿日期: 2013-01-23)

(收稿日期: 2013-03-04)

(上接第 604 页)